

著 倖 顧 錄 錫 無

究 研 潮 學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著 倘 顧 錄 錫 無

究 研 潮 學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十一年十二月發行

學潮研究(全一冊)

定價銀四角



著者

發行者

印刷者

無錫顧偉

中華書局

上海中華書局  
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東昌徐州武昌沙市杭州安慶長沙衡州湖州長春  
煙台太原開封鄭州新鄉南昌西昌江西安慶重慶南京濟南  
保定石家莊張家口濟南

中華書局

(二八八七)

# 自序

偉承乏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長十有一年。於民國成立後，學校教育之消長盛衰，身經之而目覩之。竊維民國初元，政體一新，各省中等初等教育亦均改觀。曾不數年，即以人才缺乏、經濟耗竭，相率入於停頓之途。然而高等教育以留學歐美之士相繼歸國，主持講壇，文化思潮漸次昂進。復經空前之歐陸戰爭，世界大局為之一變。列國所醞釀復醞釀之社會改造運動，隨地勃發而不可遏。吾國政治風俗又復日益墮落。教育界飽經種種巨大之激刺，由岑寂而趨於活動。此實時勢之所造成，且為教育改進所必經之階級。竊嘗默思深念，當此急激改變之時代，全在國內有宏偉之學者，鼓鑄革新，發揚吾國民固有之特性，而善應世界潮流，以趨於改進正軌。亦既掌一部分之教育權，自愧無此偉大之學識，嗚呼！私望海內名流碩彦之教誨指導，又渺渺不可得。坐視教者學者失信仰之中心，其思想旁駁橫馳，日趨於破壞之境，而無能為力。憤恨成病，卒以去職。竊不自量，願再從事學業，廣讀古今中西哲學家教育家之書，並遊歷海內外，與當代教育大家相討論，然後再效力於社會，舉其所得報告同人，或於改進教育，可為涓埃之助。半年以來，牽於俗冗家務，所讀之書殊少，且年逾半百，精力就衰，輒苦不能記憶，益

學潮研究自序

二

以自恨過時而學能否成就、不敢自知。再歷數年、衰老之期已至、即欲有所貢獻於社會、有生之年、將不我待。友人慇懃先以所蘊蓄者發爲文辭。倬又私念今日教育上最重要之一問題、莫如學潮之蔓延不已。非先集合全國教育者之腦力心思籌措此消弭學潮之方法、種種改進、殆無從措手。粗有所見、遂竭數月之力草創此文、以就正於海內教育同人、及當代名流碩彦。倘能進而教之、不勝大願。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無錫顧倬

# 學潮研究目次

第一章 緒言

第二章 學潮之原因

第三章 學潮之狀況

第四章 學潮之救濟方法

第五章 結論

# 學潮研究

## 第一章 緒言

老於行舟者、終歲徜徉於潮流之中、順潮而疾駛、逆潮而曲折前進、終必達其所至之境、不覺潮之有阻力也。夫惟掌篙無方、把舵無力、乃始覺潮之可畏、風狂浪肆、則震駭失色、而檣折桅傾、相隨屬舟之覆者、纍纍不絕、於是風與水乃成虐人害人之具、學潮亦然。教育事業、非達登峰造極之地位、則其歷程往往爲曲綫而非直線、多逆境而少順境、阻力雖或大或小、而斷斷無從逃避、當其責者一挫再挫以至百挫、而終不退、則必有戰勝天行之一日。今也天機人事、紛紜雜沓、萃於一時、滾滾潮流、澎湃奔騰、有加無已。駕舟者相顧失色、人人有無可如何之痛、而舟中之子、方猶嘯傲恬嬉、習不爲怪、其爲危險、何可思議。竊嘗憇憇憂之、而深思其致病之因、與治病之法、冀有以貢其所見於邦人君子之前、俾學風漸歸於正此、則區區之微意也。

## 第二章 學潮之原因

學潮之所由來、有原因五、一由於國粹失而歐化美化主義又無澈底之研究也。吾國有史可徵、已四

千六百餘年。庶夏商周文物聲名代有進步。至孔子出而禮教昌，學術思想燦爛光明，遂臻盛軌。周秦之麥論派雲興煥乎文章，尤稱極盛。洎乎兩漢罷黜百家，表章六藝，論其流弊，固以一尊儒術，導化潛然。而江都韓門中興之著述，實為漢史增光。即賈馬許鄭諸子之覃心箋注，亦有足多者。學風所播，崇節義，勵名實。至其末造，朝政雖不綱而黨綱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論者謂風俗之美，莫過於京。非過言也。自曹孟德崇疑斂弛之士，但責以治國用兵，凡汗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者皆可錄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十五年春十九年十二月三令其意皆同。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下逮正始之初，以迄義寧之末，競尚清談，而浮薄敗名，淫蕩成俗。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是固吾唐風俗最敗壞之時，抑亦學術思想最衰落之時也。唐興寰宇統一，然而宮闈之亂，藩鎮之亂，宦官之亂，與國祚相終始。迹其影響，家風不振，名父之子，猶多敗德。上官儀贊高宗廢武后，事不成被誅，而其孫女婉兒沒入宮附武后，所生，又助韋后爲逆。狄仁傑子景暉官魏州，以貪暴爲民所憤。朱泚爲賛相，而其子乃黨於裴延齡。此皆名父之子，而敗德墮其家聲，不可解也。名學不修，奔競成俗。錄清趙翼廿二史劄記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鄙哉決小人之行。行修拜伏，或明制絕出，試追搜拔。馳驅府君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惟希欵唾之澤。靡項夫，非上智，焉能不移？錄唐左補闕薛諲光疏豪奢縱恣之習，深中於人心。而終唐之世，儒家

者流除文學外卓然以學術著者絕少降及五代禮義廉恥掃地以盡蓋自漢末以訖宋初前後八百年中惟唐之貞觀開元文治武功彪炳一時政教俗尚較為修明其他殆無足道雖然在此時期之中儒教因甚衰微而志高行潔學潤醜拔之士相率入於佛教之範圍佛學之著譯傳播實為至盛新會梁氏之言曰六朝隋唐之間為中國學術思想最衰時代此就儒家一方面言之也若以佛教言之則又謂為先秦以後學術思想最盛時代亦無不可推許可謂至矣蓋迹釋氏之典說精可以轉移士君子之靈明積極方面啓其救世利民之宏願道德方面處其寧靜淡泊之素養粗可以束愚夫愚始之邪心而滅殺其行為之罪惡六朝五代之秋政教陵夷風俗頽敗至於此極而人類之猶能不互相戰賊以至於盡者未始非佛教之力也宋之初興既祖褒實忠義以示遺嚮真仁之世羣正盈庭爭以直諭論相號召於是朝野肅然知以名節為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風俗一變而為醇厚大師宿儒斯後融會儒學佛學之菁華而歸宿於心性各自成一家。其黨徒又各崇奉師說互相講習雖不無凶戶之見主奴之分然而儒教之所以重於光明家庭社會從此有倫有序歷八九百年綿延不絕者宋代儒者之功不可沒也。元以胡人入主大統禮教學術又復中衰然國祚至短關係殊小明興而禮教學術媲美有宋忠義之士項背相望講學之風極盛黨禍甚於宋而等於漢清流既盡國步隨之而明季諸賢志節卓犖至死不變

可謂盛矣。清初士儒崛起，一洗晚明空疏不學、高談心性之風，而務以實學爲旨。新會梁氏稱：有清學者，以實事求是爲學鵠，雖有科學的精神，而更輔以分業的組織。又云：有清二百餘年之學史，其影響及於全世界者，一言以蔽之，以復古爲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慎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註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可矣。然所以能著著矣，則以其研究精神實含有科學的性質故。凡經學小學史地學天

算學金石學等，均有卓然偉大之著作，發前人所未發。即先秦諸子之學說，二千年來屏之於罷黜之列者，亦一一別抉爬羅，饒有著述。有清一代思潮之勃發，文化之昂進，既已如是。開國數大儒，又首以忠義廉節朴誠列苦，爲當世昭，爲後人楷模。後賢繼之，流風餘韻，嗣響不絕。洎乎嘉道之間，風化亦稍稍衰矣。

然而洪楊亂作，湘軍將帥頗多起自書生，忠勇奮發，遂建大功，平大難。湘鄉曾滌生氏謂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偽相看，徒許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長難避害，曾不肯捐絲毫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變之，克己而變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謹而不苟，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慄。由是舉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耻。嗚呼，吾鄉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此

其人類皆能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撥亂反正之功，其影響於人心風俗者，固甚大也。是則有清一代之學術禮教，謂爲邁漢唐宋明而上之，誰曰不宜？嗟乎！吾國數千年來，禮教學術代有表見。况孔子孟子教人淑世之精義，歐美學者亦無不尊且重之。是尤國之所由立，民性之所由成。雖百世

以後，惟有因時乘勢，採取歐美學說以補其所不足，孰損孰益，固可預知。而其大本大經，則實非淺識末學所能妄參異議者也。歐西文化，導源於希臘羅馬中經衰歇。自文藝復興以後，科學哲學教育大家，接踵而起，雖五百年，其勢力足以左右世界，征服自然。蓋種種學理學說，悉經多數學者一一發明創造，不惟文化事業已。舉凡政治問題、法律問題、生計問題、軍事問題，莫夫其他種種，皆由各國學者出其博學深思之所得。今後時勢之應用，以解決之方，改造之術，貢獻於世界，而各國政治實業外交等事，等家取而用之。有前人之所發明創造，後人踵之而奏大功者。有此國學者之所發明創造，彼國學者取之而收大效者。美雖後起，然百年以來，有名學者亦不可勝數。至一般教育狀況，則完備之大學，既已林立，學子寢饋其間，得良好之教師，充分之書籍，以供指導研究之資。又復遴選良材，互相切磋，大學名著，互相譯播。全國學府，其程度日益提高。小學教育既已普及，則天資優秀之徒，既不至流於廢棄，又復全國上下，悉知教育為惟一天職。故學款充而師資備，論其現狀，既有如火如荼之觀。又復進步邁往，一日千里。學術思想之突飛競進，固其宜也。不學如吾國，而廁於列強之中，兩相比較，實無以自存。商戰兵戰，農工邦交之戰，一一歸於失敗。其總原因實在學業之不若人。是固吾國人所急宜自覺，而盡力吸收歐美之文明，以期立足於世界者也。慨自清季科舉之弊，俾多數聰明才智之士，沈溺於制義試帖小楷，

## 學潮研究 第二章 學潮之原因

### 五

用之學、以獵取科名而拋棄實學。晚嘉以前、儒者朴學實行之風、零落殆盡。然而封疆大吏、往往經致督臺、以供任使。各書院、往往禮聘名儒、主持講席以爲之師、遴選俊傑以爲之弟、俾漫淫譖貳於其間、規模矩矱、猶有可觀。故幕府英才、書院秀士、均以得師友切磋之力、窮年累月、從事學業、卓然有聲於時者、亦非少數。是則聰明才智而遇有幸運者、固尙有深造之所也。自書院悉改而爲學校、各科掌教既不盡通才、大學專門既已極少。即有之、其師資、其設備、能稱大學專門之實者尤少。學子肄業其中、循章按格、至於舉年人人盡得功名以去。學校爲變相之科舉、則其弊較科舉爲尤甚。何也？科舉時代、人人爲自動苟研究、數奇不遇、則年年攻苦、其結果或成爲通儒。學校時代、而仍以功名爲獎勵之階、則人人爲被動的學習、且又不過數年有一榜盡賜及第之樂事焉。以故學業愈墮、人格亦愈卑、其於新舊學兩無所得、固無足怪。不竊惟是曾文正以一代大儒、建殊功、爲名相、論其地位、大可有爲。而乃翼翼小心、僅知自保、存名無憂遁之學識、以故吾國派遣學生留學歐西、提倡士大夫研究西學、實始於文正。然而兩次遣派幼童、成者幾何。同文館製造廠譯書局等、所得幾何。藉令當時抜取朴學之士、厚其資斧、派出洋留學。而於國內注重師範、籌辦大學、如彼日本明治之初、於東京創設師範學校、先後聘請美國學者以爲之師、選取國內優秀之選以爲之弟。不過數年、各府縣踵起興學、繼以創設大學、培植人才、而國勢爲之勃。

興。瀏覽明治教育史，不能不佩其識力之高遠。吾國著意西學之權與衡，以時期較先於彼，倘亦能探賈得珠，則師儒多而人才蔚起。至於今茲，吾國文化，即不能媲美西歐，亦或者頽頹日本殆未可知。此不得不爲文正憾事。抑亦深痛擾擾數十年，海內賢士大夫竟無見及此者。目光所注，不過歐美物質之文明，與夫兵艦器利，吾所欲造成者，幾視譯才武備外無他事。自邦交兵戰屢屢敗挫，乃始知政治教育種種大本大原，均有不昔人之病。然仍未能澈底覺悟，以故光宣之間，公私學大敷敎，惟日本是趨。且法政師範，率以速成爲務，各省公私學校漸漸興起，亦往往以簡易講習爲準。或校名雖高，而學科殘缺，程度低淺。同治此時期中，科舉初停，士之稍有舊學根基者，往往應時改圖，藉令朝廷反對頗大，更不能爲久遠之謀。驅此輩優秀之選，從事實學，苟以歲月，其所成就必有可觀。惜乎當局者既惟知簡易速成，而此輩優秀頗難，時勢所驅，境遇所限，亦不得不以簡易速成爲止境。法政學生畢業後，大半以官吏爲生涯，日本化教育而掌握中等以下之教育權者，則非留學日本速成之學生。即國內日本式學校間接直接日本教師所造就之速成學生爲多。此輩年齡較長，舊學雖稍有所知，社會中世故人情，雖粗諳練熟，而教育科學上之所學極淺。一時師資無出，中小學教育急待進行，用以救學問之飢荒，固無不可。若久任

以教育大權，則其贻誤青年者甚。掌握高等教育權者，非老官僚，即老紳士。各科教師，或聘請客卿，而不善用。或因學識有根柢，而頭腦大限，屬於教育原理世界進化之正軌，均所未曉。以致一二十年中，京師及各省高等教育，尤鮮生色。新會梁氏論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於晚清學術所以不振之原因，慨然一言之。啟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啓超與有關係。啟超常稱道佛說，謂未能百度而先庶人，是爲著重發心。啟超平著作極多，告辭有所見，即發表。彼嘗言：我讀到性本善，則教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向未聽過，恐並人之劄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見其不爲誤人？啟超平素主張，謂須將其界學說爲點制限的盡量輸入，固然矣。然必所輸入者，確爲該思想之本來面目，又必具其條理，本末始能俱國人切實研究之資。此其事非多數人專門分擔不能。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兼涉其變，便如拾列。故其所造著多僅創影響，總之談甚者，弛然錯謬，及其自發狂而自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卒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委靡，非用此種肉搏始闢乎？不能烈山澤以開新局。就此點論，啟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沙。雖然，國人所服膺於啟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歷史上所積之資格，實應爲我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門國規模。若此人肯做具破壞的功業，自終則不謂爲一大損失也。

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清皇室微益暴露。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壤故，赴者尤衆。至宣癸卯間，譯述之榮特盛，定期出版之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本根，無學理，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譯書，而社會亦歡迎之。蓋如久處災區之民，草木鳥鷹，本末不計之衆，頗大噉其能消化與否，不問能無石病與否，更不問也。而亦實無名學、學生，已良品足以爲代。時獨有侯官嚴復，先後譯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穆勒約翰·羅素等論，皆名著也。雖半屬舊籍，去時勢頗遠。然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係者，復治桐城派古文，每譯一書，輒因文見文，數十種

於新思想無與焉。晚清西洋思想之運動，最大不幸者一事焉。蓋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所參加於此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拘西洋語言文字之人。坐此，為全體所限，而裨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皆不能免。故運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之基礎。起旋落為社會所輕。就此點論，則吾之西洋留學生，深有負於國家也。而一切所謂勤學家者，其所以失敗，更有一總根原曰：不以學問為目的，而以為手段。時主方以利祿誘天子，學校一變名之科舉，而新學亦一變質之八股。學子之求學者，其什中八九，動機已不純潔，用為敲門磚，過時則過之而已。此其劣下者可勿論。其高秀者，則亦以致用為信條，謂必謂正其詭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貴賤之則有，書默之則無。然後有學問也。晚清之新學家，欲求其知盛清先輩，具有為經學而治經學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故光宣之交，只能為清學衰落期，並新思想啟蒙期之名，亦未敢輕許也。

按梁氏此書，悲切著明，可以發人深省。要之當日西洋留學生，所以未參加此新思想之運動者，實由於西洋留學生國學根基淺薄，故其腦袋中殆無傳導新思想之意見存焉。不過志在得一畢業憑證，可以應留學考試，取得俗諺所謂外國舉人進士翰林之頭銜，為進身之階而已。

東洋留學生年較長，頭腦較清，而國學稍有根柢者，又以短期為多。否則以譯書所入為留學資斧，雖入大學專門，而其心力未能專一於學業者也。又當國內學問飢荒極盛之時，故西洋思想往往由東籍中轉譯而來。其原書，或著或譯，是否為日本有名學者，或已不暇破碎籠統膚淺錯謬之弊，殆不可知。而又以南洋地闊之手譯之，其能免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謬之弊者，又有幾何？苟當日在上者，知學術之重要，而不以為一身敲門磚之具，何至若是。林氏、君氏之譯述，皆以獨有價值者，則以嚴氏中西文學皆極精。林氏雖不通西文，口耳對譯，而國文學之根基，極深，其書均足以動人。林氏嘗代文稿，筆端富於情感，故凡所著述，有引人不厭，頗有根柢，深得其意。然猶深自懺悔，學業之務廣而荒，能破壞，不能建設。後生小子，昂然自以爲是者，可知所反矣。誠篤論也。自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用以開辦留美預備學校，且爲選送學生赴美留學之資。於是優秀之選，輒遊學於新大陸。近數年中學成而

歸者漸衆。且大率歸國以後，固掌高等教育權。國內名流，以美與我國體之相同，且喜美之愛我，而恨日之謀我，益大唱美化主義。於是美式教育與日本式教育相衝突，相摩盪，以至於今。其結果尚不可得而知。就現狀觀之，則美派稍占優勢。然竊思此輩人才，吸收新大陸之文化，少或三四年，多亦不過五六年耳。留學時期在十年以上者殆絕鮮。留歐學生人數較少，其年限大致與留美等歸國而後掌高等教育權者亦較少。論其所得，固勝於往日短期速成之選。惟是留學之始年齡較幼，國學之根基極淺，久染彼中風習，於國情多所隔礙。故其主張往往理想富而經驗少，未易見之實行，或行之而不免失敗。苟授以中等教育權，猶須鑽研，固故審度國情，然後運其學識，以應用之於事實，乃能勝任愉快。若甫釋上庠羽籥，即擁太學舉氏，是實各國之所不多見。而吾國比比皆是，則與前此短期速成歸國而膺中等學校教育之責任者，亦五十步與百步之別焉耳。是仍僅可救一時學問之飢荒，即上乘之選，不能不自視飫然若也。更轉言之，倘以吾國大學專門與歐美各先進國相比較，即謂爲學長講師，無一能勝任愉快，亦無不可。余故不以國內缺少專門大學之爲憂，而竊以謂極力設法造就專門大學師資之爲尤急。嗟乎！吾國先民之爲學也，大率勤勉刻苦，歷數十年而後成一名家。歐美之學者亦然。往歲友人吳君敬恆曾爲予言：吾國今日急須培植學者，非兼通數國語言文字，肄習專門之學，歷時二三十年，費財一二十萬，未

易成一學者。成則不惟歐美文化實能取其菁華，以灌輸於吾祖國。且吾國文化乃真有燦爛光明之一日。余深感其言。竊覺國學方面，今尙有一二鉅子，巍然如山斗之尊。惟繼起無人，即將斬絕。歐美新文化則確有所得者亦不多見。是固吾歐美留學界所當反省而痛自列勵者也。友人劉君仁航曾以東西文化質問扣之日本教育家，而歎其振興之有自。劉君之言曰：「日本之爲教與政也。其精神則純仍遠，佛教因果之率。其高明者，冀土軀壳，亡身衛國，則佛教無我之精神也。其凡庸者，篤守秩序，圖良有則，則孔教禮義之精神也。」福壽日本哲學家教育家，衆口一辭曰：「以舊有孔教之精神，用吸收美新善之物質，二力採擗，成爲日本特有之國民性。非特不與西洋同，并不與中國同也。」余之所見亦然。民國元年，余曾以日本教育得力之原因，面詢棚橋源太郎。棚橋答稱，論其原因，實得力於三百年來諸先哲研究儒教及和學，能開揚義蘊，融合調和，俾全國人民各各發揚蹈厲，以振起其尚武之精神。論其近因，則自明治五年於東京創設師範學校，而各府縣接踵以起，互相觀摩，互相競爭，研究日精，以至今日。中國承漢學之菁華，再加以採取歐美教育主義，貫通而擴大之，其進步正無難也。民國八年，又以世界思潮大變，日本教育家現抱何種主義，詢之和田豐、和田答爵、鶴見精神教育，今後仍須積極進行。油科學之重要，並就歐美體制，明精強者勝，不得不竭力提倡。日本教育者之抱荷，從此不能不兼精神物質，當並重之。兩氏於日本教育界中負有重望，即謂其言爲日本教育家之代表，亦無不可。聖之其主義在保守固有之國粹，而又採取歐美之新文化，參互交織，使成今日之日本教育，而以占世界教育之一席。以故國內有學識有經驗之教育者，絡繹往來於歐美之途，終其身有經三四度出國門，渡重洋，留學考察而歸。是其及身固已且數且學，且學且教，循環不息。而教育界同人，又共取其所著作所講述者，悉心而研究之。使所得者爲日本化，而其不背輕率舍己從人，以爲西洋化。日本教育之所以振興，其根本精神實在於是。

惜乎吾國今日之教育界學生，以厭惡日本外交上侵略主義，遂并其文化事業亦鄙夷而不屑道。抑